

致乌兰牧骑

□戈三同

当他们从大比例地图上找到比芝麻粒还小的那个浩特二百多公里距离,就拉近了

中间相隔的,只是一首歌或者,一把马头琴拉响的宽度

脚下的路,尽管百折千回但他们确信在无数个方向,被大风吹弯后总有一条路,直抵牧人期待的心

这样的人生,也才配得上这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他们的艺术追求,才可能一路山高水长

该怎样形容,一次次的远行像风,放牧着天空的云朵他们,只留一抹背影,给万家灯火

他们跋涉的样子,多么像一行大雁,一次次追赶启程的春天

实在说,他们只有昼夜兼程才可能,把远方的落日当作道具,接过来安放于岁月的肩头

他们前行的身影,常常被风雨消磨又被时光铭记。像舞蹈的萨日朗摇晃着,伏下去,又立起来他们努力按捺住内心的波涛和迎面的风

把一片大牧场移过来再加上套马杆做支撑这就是他们,毕生热爱的舞台了席地幕天,几朵裙裾展开的爱犹如春风吹拂,无边无际

三碗奶茶饮罢又该启程了回望身后,那么多相互簇拥彼此呼应的笑脸像春雨催绽的花朵盛开在一个感恩的季节里

玛奈乌兰牧骑

□乌吉斯古冷

那年代,三驾马车,一面红旗灯、乐器、留声机组成全部家当十几张笑脸击退千里风沙一转就是百十里地老阿爸手遮阳光远眺,抹着泪水喊道

玛奈乌兰牧骑
玛奈乌兰牧骑来了

不等歌歇脚,不等喝一口茶蒙古包前早围一圈儿观众开喉,这边的歌声飘向那边的百灵起舞,那边的彩蝶被这边的姑娘引来

其实,那节日本就来自草原深处又还给深处草原

六十年,大幕还是那片蓝天舞台还是那片草原队员换了第三代人心还是那团滚烫的火

当年,毛主席接见十一回如今,习总书记一封回信塞冬里千里草原掀起热浪

乌兰牧骑,玛奈乌兰牧骑中国的乌兰牧骑歌儿,始终传递北京的温暖阳光舞蹈,一直流动着草原的深情

放歌新时代

□祁建青

将青稞冠以瓦蓝显示了学者们不凡的审美观。1992年我曾以此为题发了一组诗,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的诗人王久辛看后,给我邮来一张明信片,表示称许。想来引起诗人注意的,首先该是瓦蓝青稞这鲜见的字眼。

青稞作为一种大麦,分黑、白两类,我指的便属于黑中透紫、紫里发蓝的那种。这饱含高原阳光的植物,拿来酿酒如何?这念头一定曾使早先的收获者心中一亮。结果就是这样,青稞将会成为酒,它也有水的瓦蓝和透明。

好酒出自咱的手!我听见我那些造酒的哥们儿说。哦,高原各处都有清泉好水,特别是有了一枝独秀的青稞,再加以灵感与耐心,好酒自会频频造出来。

就在风暴的边缘攀一束/瓦蓝青稞念及你,我在那首诗里写道:广布雨水,剷除杂草。就在/青稞的阔叶底下/支撑和站立、歌吟并生活/我便是教你忽而酩酊的人。

我们人类的世界,你仅仅生产出粮食或食物是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酒就属于这样一种东西。它已上升到创造的阶段,就像石头非经冶炼永远是石头,流不出铁水,历史就走不出石器时代。对于人类精神和文化来说,从粮食里流出的酒简直就是烈性的钢水,势必要帮助人们张扬点儿什么。

初出罐口的酒是不能喝的,度数太高。因此必须摸索勾兑的要领,并且窖存时间越长越好。古老的酿酒经验甚或开了化学的先河,那出酒的变化,使之终于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以及魔幻般的陶醉力量。

青稞只在海拔三四千米以内少数适宜生长的地带耕种。在高寒的雪域,青稞能存活的地方确实不多,加之一年只生一季,因而产量十分有限。但只要能成活它就一定长得分外茁壮,种种因素使青稞始终被看重,至今在牧区人眼里仍是稀缺之物。

黄河源头,约古宗列盆地,藏语的原意就是炒青稞的锅,像咖啡一样要焙炒后才研磨备用的,据我所知在麦类作物中只有青稞需要这样做。当然,这也是青稞产量很小而无法大量磨成面粉的缘故。

在此你可以展开想象,黄河源区系青藏高原中心之地,选这样一个方位居而又依傍河源的地方支一个锅,用来炒熟四方送来的青稞再返往各地,是各姿各雅山神所为,还是黄河河神的安排?你再想想,假若青稞全部被炒熟,炒熟的青稞还能播种发芽,而且有了抗冻防寒的奇异功能,这岂不是一个大大的天方夜谭?

看来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神话的标

□周涛

那个冬天是极其漫长的,好像是季节这四个轮班的女护士当中有一个完全忘记了接班,而这个交不出班的就是那年冬天。冬天是一个穿白衣服的女护士,她因为交不出班去就不停地埋怨,絮絮叨叨,造成了有始无终的大雪飘洒飞扬。

鹅毛大雪,冬天这位女护士的语言碎片,弥漫充塞在草原天地之间。就这样混淆了时间的界限,搅乱了季节的秩序,使等候春天的人们坐在火炉边变暖。

窗外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它们很是安详,一动不动。这些是在露天站着睡觉的生灵,正显示出一副麻木不仁的冷漠表情,好像漫天纷落的大雪和它们完全无关。

它们像疲惫的奴隶一般忍受着,站立在雪地里睡觉。耳朵上,鬃毛上,鞍背和臀上,渐渐铺了一层厚茸茸的积雪,甚至马的睫毛上也落了雪。它们连抖也不去抖一下,像几匹垂颈肃立的化石。

那年冬天,辽阔的巩乃斯草原变得寥廓了几倍,它显得很厚,很期待,仿佛一位等待远客来临的主妇在整个庭院里铺了豪华洁白的羊毛地毯,但是始终就没有一个脚印踩上去。那个冬天正是这样,那块豪华的厚毯始终没有脚印。

当时寥廓的冬天里,孤零零地有一座泥坯筑起的小屋,当时是这样。小屋里有一个泥砌的火炉,炉火非常温暖。巩乃斯的煤块是油黑晶亮的,着亮的煤灰和中华烟的烟灰一样白。在火炉边,等候春天的人沉沉欲睡。

后来雪下得略微稀疏了一些。泥屋里的人看见一只乌鸦落在近处的树梢上,换了好几个树枝,才站稳。枝上的雪被它弄得抖落下来,洒在它头

瓦蓝青稞

题,至少是一个掌故传说的开头。青稞二字,在雪域母语里应是一个中心词语。如此说,还有青稞酒与手抓牛羊肉,还有打狼的枪,还有精美的藏刀,还有清甜的歌,欢喜的舞。

朋友你若来了,主人要拿青稞炒面配曲拉、酥油,用奶茶转眼工夫拌成糌粑来款待你,我劝你一定要把它吃掉。你如果仅是由于瞅着、嗅着不习惯,而推辞了这无论营养还是风味都绝妙无比的食品,那实在就太可惜了。

专用青稞配少许其它品种酿酒是高原人的独创。多年来人们以饮自己的酒为放心和惬意,而一直冷落着种种外货。还记得前些年,同学老范去美国考察,走前考虑为异国的同行师友带点什么礼物。他立即想到酒,他说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于是就背了两瓶,互助头曲,飞抵大洋彼岸。孰料,美国人并无嗜白酒之好,宴会交往只喝些饮料,顶多才用啤酒什么的。一厢情愿的老同学一看酒是不可再送了,再背回固不更麻烦,便在宾馆与同伴喝了作罢。这儿我不想讨论中西方文化习惯的你长我短,我仅觉得,东北籍的我同学对青稞酒的自信没错,这种走出国外也想着要用青稞酒传递友好的心情,正来自用青稞酒才能够表达情谊的高原人之性情魅力。

酒,在你还未喝到之前,就这样呈现出了人间的情感。至于说喝下后,能让人忘掉忧愁制造多少欢情,伸展多少豪放无羁的想像力,皆因人而异。酒确实猛烈地刺激人,让人兴奋让人张狂。缺少热情的人是乏味的,没有想像力的人类是不会有出息的,一个无酒的宴席和一个不出酒的地方可能同样是欠火无趣的。

诗歌《瓦蓝青稞》这样表达:谁熟是村庄之路/好找是乡亲们的大门。就在/青稞的根部/纵身泳人/伴随和追赶,潜藏并生长/就在青稞的波澜深处/拨亮灯捻,展示这把刀/向着青稞即将死亡的根/我便是埋头继续酿酒的人。

酒,水和酉的组合。甲骨文酉就是杯盏的象形。青稞酒是什么?青稞酒就是高原之樽所盛的一脉河源津液,端杯的人就是播种青稞的人。谁在手执铜壶不断给我们斟酒,谁在分享自家的精心制造而有些酩酊了?我看见是你们,重情义热心肠的高原人,此刻,你们在透熟的青稞田中间朝我开怀笑着。

如果你是酒圣、酒仙,酒便是高贵的,玉液、琼浆,反之,你要么对酒敬而远之,要么是一瘾君子,甚或曾不幸沦为酒徒、酒鬼,酒肯定被你肆意作践了。这就怪不得女人要迁怒于你,转而又迁怒于酒了。

酒便令人觉得生来有些无奈。也是,酒已成为酒,一般意义上的,用钱儿买来的酒,它回不到青稞中去,被喝掉、消化掉的酒,回不到装它的瓶中去,酒,

红嘴鸦及其结局

上,乌鸦缩了缩小脑袋,好像一个盆起黑风衣领子的侦探,守在那地方。

又有一只乌鸦像是它们一伙的,也飞过来了,干脆落在泥屋窗口的土台上,隔着玻璃朝里面看着。这只乌鸦的眼光里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温暖火炉的羡慕,也没有对等待春天的人表现出惊奇和佩服,恰恰相反,有一种明显的轻藐。它开始在窗台上走来走去,翅膀倒剪在背上像一双倒背交叉的手。它低着头走来走去,像在考虑重要问题的一个大人物,很可能过一会儿就要发表讲演。

等候春天的人走过去,用手指敲了几下窗玻璃,哒,哒,哒,乌鸦一惊,飞走了。

这只乌鸦飞上树,守在树梢上的那只侦探,说了点什么,交换了一下意见,侦探,点了点头,那乌鸦又飞回来,重新落在窗台上。哒,哒,哒,乌鸦用嘴在玻璃上敲了几下,模仿着刚才敲玻璃的几声。

等候春天的人在土屋里笑了,仿佛被一个小孩的过分老练的举动逗笑一样。他看那乌鸦的嘴,竟是红的,深红的,喙配着漆黑的羽毛,在一片白雪茫茫的背景下,格外有趣,看起来似乎比普通的乌鸦俊气了许多。在草原上,并不是所有的乌鸦都是红嘴,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的红嘴鸦。它们看起来不像普通的乌鸦那么愚蠢讨厌。

等候春天的人想捉住它。在那个漫长的冬天里,这是一个游戏。

他在土屋外扫出了一块空地,然后用小木棍儿支起一个脸盆,小木棍上系了一根白绳子,绳头一直扯进土屋里;准备停当,他在脸盆下洒了一些碎馒头,就躲在土屋门后,蹲了。

一个明显的陷阱,等着冬天饥饿的禽类。一只,两只。

一次次亮出青稞的浓度,一次次被青稞念及又遗忘。

但青稞永远不会被遗忘。青稞之所以瓦蓝,我以为就是强紫外光对其长期照射烤灼所致,这点只要瞧瞧高原人的脸便知道。一切肯定与它和太阳的距离最近有关,肯定和高高突兀的海拔及其冰雪有关。叫人陶醉的青稞酒,肯定和严寒、和漫长的冬季有关。你说高原上的生命是否命挣扎或顽强生息都行,关键在他们守住了青稞,或说是青稞守住了他们。没有他们,青稞这一物种就难以产生和延续,没有他们谁会青稞种植到如今,靠青稞自己?

他们又放牧又耕种。人总以为他们仅是牧人,现在看亦是一群农民。手拿牧鞭和镰刀,一面放牧着牛羊,一面种收着庄稼,多么辛勤,能干又活力充沛。青藏高原极地上,由这一部分人、牲畜和庄稼组成了一道生命的风景区,是人类在生存极限处创建的家园,是青稞和牛羊的天堂。人们会尽心竭力,因为他们有青稞和牛羊。他们和青稞牛羊都不会离开,因为青稞和牛羊离开高原就难以存活,一旦离开下到平原去就意味着死亡。

尊敬的河湟流域的造酒人,对于青稞的了解你胜过我。我是说,有另外相当一部分青稞终于到了你的手中。不,那肯定不是炒熟的。可是,在你的眼里,有着燎烤色的青稞颗粒与被炒过的又有什么两样,你十分了解青稞的这些属性和来历,现在到你的手中是一个美妙的归宿,同时见证了你的手艺与功夫。你使用上等青稞造一流的酒,一面哼着乡土的曲调儿,一面把瓦蓝瓦蓝的青稞,提纯成透明透明的瓦蓝。

遥远的天迹罕至的约古宗列,优质的裸麦,在你的巨型大锅中炒啊炒,炒啊炒,就这样成为美食,成为良种。就这样烙上了先天的底色和香气。瓦蓝的、熟悉的青稞,你又一次教我刮目相看。

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澧水河依山而下。澧水向一路流过去,一些水继续地沉积下来。这些水以静态的方式循环着,酝酿着,如大自然许许以来储存珍藏的甘露,在被青稞的根须吸收之前,在与酒兑人灌满一只只瓶颈之前,本身就是沁人肺腑的千年老窖。

在它之上是青稞的世界。紫色的青稞,赭红色的青稞,白黄色的青稞,裸芒一律出奇地长。更与别的麦类不同的是,熟好的裸麦和稻谷穗儿一样是低垂着的,一朵挨一朵,一片连一片,像酩酊了,熟睡了。

请你想想,在上述背景下我岂能这样写,而且感觉还不错:我瞧见积雨云下有位丽者/曙色正被认领,爱也全然神会/渠道哗哗,禾苗青青/是率我行将跨世纪的高原之母/我和青稞爬上高原遥望/全世界的稻菽/灵魂低鸣,生命已通往未来

□朱德文

1

洁白的羽屑弹拨着剔透的赞歌飘落。这才知道,冬天是真的来临了。

曼舞的精灵绽放着质朴的花朵,不仅能装扮尘世,更能带来无限灵感。还有飘扬的诗意和情思。

雪后的大地是一抹素雅的色彩,是一笔简朴的勾勒,是一方宁静的心空,是杜绝尘世喧嚣的一种安谧。

如果可以,真想做一朵雪花,飘飘洒洒无牵无挂,在茫茫天地中笑着繁华,在诗人文字中芬芳清雅。

2

每一棵白桦树都等待着,以最深情的目光迎接纯洁的雪花。雪中的白桦林,愈发亭亭玉立,那种素装清美,在清冷之中更显飒爽英姿,是一份不要任何点缀的洒脱秀逸以及不爭俗世繁华的孤傲,那生命的底蕴别具深意。白桦树的洁白不只是外表,连内心也是纯净的白,与纷扬的白雪,同染着银白世界里



水墨山村

苗青 摄

迁徙

□安宁

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从山东,行至内蒙古,并定居在北疆这片大地?在此之前,乡村长大的我,从未想过会与草原产生交集。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四处旅行的人,大部分时间,我都宅在房间里,读书,或者写作。但我却一直走到了中国的最北部,体验了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寒,和夏日草原上万马奔腾的辽阔。我想了很久,最后,将其归之于命运。

人类当然没有鸟儿的自由,可以无牵无挂地,从漫天大雪的北方,飞往春意盎然的南方。我们背负了太多的责任与压力,生命中那些理想的去处,到最后,常常成了虚无缥缈的空想。我们围于一处,如果不是神秘的命运之手在身后推动,前往陌生的地定居,或许,是一件拿不起,更放不下的大事。我常常庆幸,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坦然面对生命中的变动。在泰山脚下,行至孔子故里,再至孟子居处,而后泉水之城,皇城根下,又因偶然事件,定居塞外之城,并因家人关系,每年都前往呼伦贝尔草原。我不是一个记性太好的人,那些因为旅行而路过的城市,并不能浸润我的灵魂。它们常常以浮光掠影、转瞬即逝的模糊印记,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唯有最少一年以上的定居,某地的风土人情,才会植入我的记忆,并最终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部分。

人类的迁徙,总是伴随着不停舍弃的悲伤,究其根本,不过是我们没有鸟类的豁达。从一个家园,前往另一个居所,在迁徙之中,我们所历经的那些人,还有结识的那些生命,一株花,一棵树,一只小狗,或者一片荒漠,都以记忆的方式,汇入生命的河流。有些人走了,有些村庄旧了,有些居处物是人非,每一点变动,都冲刷着我们与过去丝丝缕缕的勾连,到最后,原本忘记的一切,又重新回到面前。

我对每一个行经过的地方,都深怀着爱,从始至终。我对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也都保有着眷恋,不管我们渐渐

那一季的幽婉。

静静的白桦林里,飘出了一支很美,很美的歌,关于冬天的,白桦林的,雪的。

3

皑皑白雪之上漂浮的白云,是那樣的悠然,那樣的缥缈,悄然间抛去尘世的忧欢,在清冷的晴空,飘曳着它的那份清灵,与白雪相映相衬,让寂静的冬天里增添了几许灵性。

4

窗上的冰花纵横蔓延,显露出的并不是苍白的剪影,而是通透之上的盛大繁华,展现的是迷人的魅力。宛如一曲清婉的冬季恋歌,撩拨着动人的心弦。红彤彤的辣椒、黄澄澄的玉米挂满庄稼人的窗前,那是庄稼人收获的盼望。深沉的大地上,白雪已铺就一片厚望的希望。



疏离,还是终成陌路。我珍藏它们,犹如珍藏那些闪亮的细节,素常的问候,或者一声温暖的晚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包含着温度的记忆,都一定与一段生活有关。浮光掠影的旅行,只会如草茎上的露珠,日光一出,便瞬间蒸发。我记得一个朋友,在深夜里,因旧日伤口隐隐作痛,而忽生绝望,我什么也不说,只悄无声息地陪着,似乎这样,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便能够帮朋友分担那些人生中无法对抗的虚无。我还记得一只流浪的小狗,它被人轧断了右腿,我抱它回家,帮它包扎伤口,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等它康复。后来,它不知跟什么人走掉了,但我却永远记得它向我求助时,那哀伤无助的眼神。是那般的哀伤,让我的一小段生命,自此有了它的参与。而少年时庭院里的高大梧桐,则一直将绿荫,遮蔽了我整个的青春。关于梧桐,我所能回忆起的,全是有蝥蚋鸣叫的夏日夜晚,我躺在席子上,透过阔大的梧桐树叶,注视着叶隙间闪烁的星光。我一直幻想着,其中的某一顆星星,会滑落下来,悄无声息地载起我,飞往神秘的大空。这样的幻想,总是可以让我忘记很多尘世的烦恼,譬如父母的打骂,家庭的困窘,或者无休无止的大人间的争吵。我借由这样虚幻的出逃,一天天成长,一直到离开故乡,迁徙多地,并终能自由飞翔。

我热爱不停息地迁徙,大约,恰是源于少年时种种的惶恐与惊惧。我一直觉得,走过许多地方的人,都有一颗慈悲宽容的心。人生的变动与转折,并没有让他们变得脆弱,阴郁,或者冷漠。那些行程中的山川,河流,植物,过客,在某一个夜晚的回忆中,散发出温润的光泽。所有的悲欢,也富有生命的起伏。你只需安静地面对,生命也便具有了存在的温度。

就像此刻,我安静地写下这些文字。

